

敢語

三浦棹園著

全

□ 13

3094

敢語序



一氣流形為物為人仰觀俯察惟人為靈傳諸庶
物惟此有意擇諸有意孰靈於人夫天地無私矣
獨人靈蓋各有所長矣靈者神之靈情慾意智以
運用營施情慾意智含靈各具之而我長于茲彼
短于茲長則明矣短則罔矣情欲感應也意智知
運也感應者愛憎欲惡也知運者思慮知辨也惟
物者罔于所思慮知辨而徑行其所感應焉雖徑
行其所感應而不宿諸思慮之念不得諸知辨之
運頑然處冥然行禽獸之所禽獸也人若宿諸情



辨諸智蓋宿諸情則好惡推擴而感應愈廣辨諸
智則思辨計校而運爲益明有所推擴則感甲念
乙故愛好擴之爲善憎惡肆之爲惡有所計校則
擇一舍一處置得宜之爲是處置失當之爲非思
得善惡辨得是非此心惟人有之人之貴也故思
之隱以種仁辨之羞以生義苟無所隱羞禽獸矣
擇故隱忍之所應爲悅然悅忍若善惡之所成于
情也羞笑之所運爲榮辱榮辱者是非之所分于
智也榮辱分矣悅忍病矣故徑行情慾則非惡積
於天下殺活予奪倒施死生通塞之際故內序父

子兄弟外正君臣男女而後貴賤長幼相敬夫婦
昏姻相親其意智之知辨畜情慾之感應勢不得
不然矣故思裁情慾妄徑情慾人之與物之分也
思得所隱于人則人悅而安矣善也辨知所恥于
己則事當而宜矣是也善是之際智有蔽悟不學
則不得其正行有過不及非禮則失其中故知之
於學修之於禮仁義立焉夫是非由智而分善惡
由情而成情慾之感應非思辨矣思辨之運爲非
情慾矣夫衆情者厚于子厚于色好利好安而意
者惡薄于親惡薄于德不潔于利不慊于安故仁

者不禁所厚所好令之適厚適好智者分辨之求
故引情於所宜厚勵意於所宜是故情宜引于所
不及而義宜裁于所有餘孰觀世之說道者由專
說益智之明情慾失宅惟勇往奮不顧者千萬中
之一敢能之雖非能者之不美焉而非衆之所能
矣悠悠天壤坦大道我其遊于情裁于義有
所宜裁而裁而情則隱義有所宜絕而絕而情則
思雖且隱雖且思以裁之以絕之然則益智之辨
豈在情之忽然哉舍而懷之置而不忘喜而不寐
憤而忘食耿耿焉惕焉繼繼而之呻吟苦之惟

益智有所辨則懷而舍之不忘而置之耿之不
問惕之不動斷于繼繼而病中悅于呻吟而苦
中是以義裁情也不則怒棄百年之恩厚怨成一
朝之睚眦切齒則以忍甘心反目則以賊快意是
以教親之于可親教貴之于可貴而後使親者無
失其為親也貴者無失其為貴也是以義引情也
情者易徑智者易蔽一旦肆然于此則禽獸矣若
蔽則罔矣徑則濫矣故道有處又有自處自處者
意智能分辨而裁情慾處人者能疏情慾而不厚
責益智自處者修身處人者取人處人者先修身

未有不_レ自修而能處人者也故彼_レ罔而罔思責人
於意智身徑情慾於是其取人自修未嘗有二先
聖治天下之道後王不修典刑禮樂爲儒者物矣
先王之道疏人於情慾後儒則審是非於分辨而
後之謀治者據儒故知審是非於分辨而罔于疏
情慾於感應夫儒者之道是是非非正矣明矣開
口爲法舉足爲度轉之爲規立之爲矩苟不如此
則不足講義理謀進退分臧否決嫌疑蓋是者人
之所願也而所願非衆之所全好非者人之所嫌
也而所嫌非衆之所全廢故以是非律天下之好

惡分辨雖當而人情病焉未有病人情以得衆驩
者也殷湯周武者病是非者也猶得衆驩能安天
下故處人者在使人得其驩心使人得其驩心非
遺肆其情慾情慾肆則怨怒作怨怒焉在平天下
矣故處人者考之於義理而節文人情重數聖人
而其道立知之者學行之者禮近以自修遠以馭
衆而道行之久終生弊學者弊蔽禮者弊煩不病
于弊調和天下變理之手也是故使之易從則其
教行之易親則其驩得教行則天下化驩得則
天下不違儒者何哉士之傳道者之名也老墨申

韓立道而與儒相分道分各家而勢相禦焉不能
一視同仁惜夫抑勢也雖然其爲道子然於諸家
之表與日月爭暉者堯舜周孔之道在茲而彛倫
之教存茲惜哉眩堯舜湯武之名不察其舉回護
迂曲君臣之大分千古塞俯仰之間私心惻所
關孰大焉歔歔流涕竊抱杞國之憂傳道者之辜
也非道之辜作君臣第一秦李斯力學意感觀鼠
齊陳恒厚施求在篡國故志不善則善亦等不善
狼睥怒而秦師敗景公豫而齊民咏故志善則不
善亦幾善雖幾則幾學不講則善不明善不明則

有意于爲善行則爲非此故未得道則取于左右
無所逢原道立則左右是宜是伯夷叔齊之不降
志不辱身下惠少連之降志辱身所同歸賢也而
人者莫尊於君父莫近於兄弟講道自此始作明
善第一女之有夫猶臣之有君今臣道寬婦道嚴
々雖美而以之律天下其驗使天下多怨曠而已
雖美難從非馭衆之道矣作臣婦第三夫後生之
所斗山孔子也而尊崇至矣莫以尚焉雖然信夫
子之爲夫子不知夫子之所爲夫子信之違不信
幾希作孔子第四慎終追遠人事之切者也雖然

喪紀之嚴葬事之汰如張鵬於湫遠之地使之射
焉舉天下不可及之道也道與情離作喪葬第五
利害者天下之大柄安危之樞機義理之說愈高
而利事廢利事廢乃道愈峻終使自修馭他經濟
與禮樂離作利害第六古曰天地之大德之謂生
而殺亦不可廢不可廢則殺活同有道殺活不由
道怨怒作周禮之義久隱人無所取裁作殺活第
七人事以勢與情爲重行藏語默之義由勢而成
治亂存亡之機由情而轉要人之觀勢察情作觀
察第八蓋人之處世厚于望衆薄于自修通患也

故省躬在望衆之厚與自修之薄古君子之所諱
々也苟不忘此縱有疵瑕身不失令名作望修第
九傳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
化序故群物皆別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故人功之
極在安天下安天下者禮樂也禮者其事業樂者
其成功故當述作之任者在知禮樂之情文在慎
過制過作此故達此者一公一革一損一益非拘
非放不愆不忘莫所不宜也晉者芻蕘之徒也愚
者言而智者擇焉所希後世作者有興則得顧於

萬分之一、或且不朽也、何憂感於彼、呖聲之嗽、
故人之所憚、予言而我敢之、故名曰敢、
皇和明和丁亥冬十月辛未西海三浦晉識、

敢語



日本 鎮西 三浦晉安貞 著

君臣第一

禮者所以序物也、義者所以制宜也、分由序而定、變
由宜而處、昔者堯捐其子而讓舜、亦捐其子而讓
禹、夏桀至暴、國人皆怨、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而
紂之惡勝之、於是天下願弛肩於湯武、故桀紂之徒
思除湯武以自安、湯武之臣思伐桀紂以安君勢之
所至難兩立也、方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
王克殷、伯夷叔齊羞之、隱于首陽山、臨死作歌其辭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
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祖兮命之哀
矣蓋夷齊之意謂殷紂則以君暴其下武王則以臣
虐其君是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者也思往古揖讓
之日而弗可及將歎大命之歸紀上之人
以明采薇於首陽之意焉非怨蓋後人意堯舜爲天
下探人材於民間非也夫堯舜禹者共自黃帝出雖
各異姓而其實則後世之族也故其曰祁曰姚曰姒
殆若魯曰臧曰孟曰季自夏而前以德讓親受土則
有姓氏易世則易制度禮樂自夏而後子孫相承之

者守祖之姓氏制度禮樂循襲按所傳見黃帝之子
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而玄囂蒼林同姬青陽
夷鼓同己於是姬酉祁己滕歲任荀僖姁嫫依之十
二姓也晉司空李氏以同姓爲同德以異姓爲異德
々之異同未免鑿空亦李氏有爲之言也蓋兄弟各
別姓由各賜土也其同姓或繼嗣相及也無姓者蓋
無封者也而其帝位相易以世爲代制度禮樂有損
益改革由是觀之金天高陽高辛唐虞之異代猶後
世漢昭前而昌邑立昌邑廢而宣帝立也故祭法曰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

帝而郊蘇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由夏殷周皆以開國之主爲宗觀之舜之於堯猶啓之於禹成之於武使之如秦漢異代他族虞焉得以堯爲宗已以堯爲宗陶唐有虞之異號猶後世之一代周家自制謚而不斥其先王而稱帝自嚴姓而分出其後者而爲族於是帝爲天稱姓非同出之名古之人何知周家之制故若舜禹者正宜爲君者而舉朝素屬望之人也由書曰側陋曰在下又世有讓許之說後世不察也蓋博采才於下任之於事者將相以下之事

也以姓爲胡越非古也湯武亦同所出於陶唐則殆如後世宗室人心由茲有所許邪抑勢邪噫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若仲虺贊湯之辭也不然則湯之有衆何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高罪貫盈天命誅之若武王歸罪紂之辭也不然何自言太王基王迹王季勤王家文王成其勳予小子承其志如此則南巢以叛書牧野以殺書之議不在蘇軾之言之失縱令人心有所許夏殷之士之寥々大義則不可掩焉唯夷齊決然不爲勢移高蹈遠舉正君臣之分於千載噫微斯人吾其歎焉孟子曰堯崩三

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皆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禹之於舜之子亦然。以晉觀之，殆不然。夫堯舜者，聖人也。意餘澤之在下，必深焉。舜之讓之，是則滿朝詎無一人之思君之子？滿朝終無一人之思君之子。豈謂之餘澤深及人心哉？若滿朝歸舜者是邪？南河之避，不當之舉也。蓋五帝之繼承，雖不分曉，粗可言焉。黃帝崩，少昊立。少昊崩，黃帝之子昌意而其子顓頊立。顓頊崩，黃帝之子玄囂，其子熒極，而其子帝嚳立。是其子孫之相與讓德也。歷歷可觀矣。帝嚳

之子有稷契及堯，挈而立而崩。而堯之德踰稷契，蓋是以統歸堯也。然而舜禹顓頊之裔，則堯措子讓德有所由來。謹考虞書，堯謂四岳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泰，帝位曰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年，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乃降黎民懷之。舜遂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由是觀之，堯之所始讓者，四岳也。師不薦丹朱。

而舉舜之所讓者禹也禹不屬商鈞而讓皋陶按
四岳自炎帝出姜姓於周爲齊許而炎帝黃帝共少
典娶于有嬌氏所生出國語然則兄弟何以竝稱帝
據賈誼新書則言黃帝炎帝各有天下之半堯舜去
黃帝未遠則四岳亦堯之遠兄弟也皋陶亦八愷之
一則高陽氏之裔也故其所讓皆兄弟義當受之人
也書有舜讓于德弗嗣之文無讓于丹朱避地之事
故於舜言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於禹言正月朔旦
受命于神宗舜不以生之日讓丹朱禹不以生之日
讓商均俱待其斃讓諸其子不亦詐乎蓋此時之義

在撰親讓德殷周則取我於民心之奉棄且夫舜禹
非居堯舜之宮而貴堯舜之子受讓定生前也何以
曰受讓定生前舜典曰堯謂舜曰汝陟帝位而曰受
終禹謨曰舜謂禹曰汝終陟元后而曰受命夫孔子
之雅言不過詩書藝禮何孟軻氏之惟取武成二三
策廢書之至此故宋之側陋者非指廢姓言也於是
師之所舉舜也禹也大義之宜君者而群臣之不宜
負者也舜受堯之終於堯不崩之前禹受舜之命於
舜不崩之前當是之時堯舜頗類後世之太上皇繼
承豫定生前身後無復讓嗣之慮聖謨善也雖未正

立其位而既受其終類湮巡狩朝覲群后非天子之事而何漢李佞人阿王莽由周官禮緯造九命之錫威柄以遷人主自是議九錫爲篡國者之常典舜若無受終之事以爲此事實過王莽遠矣自禹而後父沒子嗣雖儲嗣豫定根本未固兄弟叔季婦寺姦賊乘動搖窺神器三代之間惟夏不降遜位於弟扃抑且法堯舜乎若夫孟子說至堯舜崩儲嗣未定也百歲老夫子奚爲天下慮之後也舜避堯之子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饒棄丹朱而何忘堯之遠故撰賢才登庸者將相以下之事也非君之事也夷齊之意

不明堯舜之讓不辨可勝悲哉天下有二尊曰君曰父故臣於父者不幸而遇變則宜諫而或可遜而隱可忍而補猶弗獲已則可廢而易之子於父者不幸而遇變則宜諫宜誘宜禦務於外宜號泣而從猶弗獲已則可以爭之君父臣子自有定分其位不可顛倒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君父假土芥臣子臣子豈可冠讎君父哉堯舜之揖讓猶弗易則湯武之舉豈可講哉可臣以代君嗚呼如禮何卽曰可如禮何則是非可易也是非可易奚不可爲之有儒者是之非言行爲法則者也分別是非猶眩人倫之

大義悲夫莊子有言曰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漆園之感深矣能引古今同護其說條理豈可濫哉

明善第二

已生我親豈得不尊哉已有我君豈得不尊哉故天下之至尊君與父也故子之奉父臣之奉君天地之定分而不可以易者也人之於君父安則竭力危則致身如此而已雖然有民人焉有社稷焉維持之者不以規規爲節晏子之所以不就歿也傳曰大義滅親何以大義滅親有君也周公之所以討兗也石碏

之所以殺子也唯邦而君家而親身可成人可殺無滅之道石奢之所以自就歿也夫人之於變莫慘於君父之難處事莫難於君父之難伍員爲父覆楚棄疾爲君棄父共愆義者也親者恃奉於子君者恃奉於衆徐庶之所去蜀也徐庶去蜀不顯名於魏其所賢邪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可以私恩辱國命趙苞之所嘔血而死也晉讀論語至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未嘗不廢卷嗟歎也夫數千載之久無典籍之可稽由孔子之言考之事勢則世傳可疑也傳者曰太王之子太伯仲

雍李歷李歷生昌。有聖德。太王有讓昌之志。太伯仲雍覺而之。吳斷髮文身而不還。夫爲人之親之情。雖有所偏愛于子。而豈有爲愛李而絕信於伯仲。藐焉弗省。陶然而慊者哉。爲人之子之情。豈有廢棄晨昏之奉於絕域。藐焉弗省。陶然而慊者哉。爲人之弟之情。豈有坐視伯仲之遜避。安居大位。藐焉弗省。陶然而慊者哉。夫世家之位。自非至不肖。則適庶不可。濫焉太伯不賢而不可爲太王之嗣邪。孔子何以稱之爲至德其德也。至雖文王莫尚焉。仲雍雖降身中涓。廢中權。太王賢邪。何廢二賢。李歷賢邪。何不得爲。

叔齊由是觀之。太伯豈得非無申生之難哉。書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王家。詩稱太王始翦商。太伯豈得非無伯夷之介哉。夫子嘗稱閔子曰。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太伯悉于艱難。竟採藥於東吳。申生者猶者也。以無違使父陷。不慈以曾子耘瓜之事觀之。不可揜也。申生之行愈恭。而獻公之惡益顯。太伯鴻飛冥冥。人不問於其父母兄弟之言。商勢已傾。太王翦商。太伯不以自潔固。以天下遜愉。婉泝。民之不得而稱也。或曰。否。皇矣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何。

子之言之度曰俞千載事述實今不可釋雖然由孔子之言考諸事勢則不能無說于詩蓋自太伯王季者自太伯遜王季嗣也王季之友于兄言因心則不得言身也詩人誦其祖先之美固宜然也故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者太王王季之志而太伯之遜在此不然則何由言以天下讓晉按太王剪鬻者詩之言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者宮之奇之言也意太伯之家以所不自潔不能從之于意于言必深遜于王季遜猶難處以遂辨荆蠻事出不得已矣三讓朱子以爲固遜當矣夫嫡長代父事之常也故不幸方廢立

之變直臣執常事君者之道也雖然爲子之道宜唯命之聽弗可引誕其位夫人之親愛莫過父子雖然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衽席之言其甘如蔗市虎衣蜂曾丹猶投行爲子於人者之情莫痛於陷父乎不慈浸潤膚受機一轉事弗可測矣苟貪其位則勢身不灰則不已故兄弟之難莫難於廢立易曰君子見機而作太伯其度幾乎身歟猶可忍豈忍陷父乎不慈哉故戰兢不當恐身之難保何遑其佗況父有嗣子其子何慮噫身爲嫡長其危如此弟庶誤獲父寵臨廢立之機不幸莫大焉事成則悖人也不成則真

煮豆史佚有言曰德莫若讓則不爭奪則犯矣子
路之言不讓夫子猶哂爲國不以禮言之不讓猶哂
於孔子我知彼伐而代者不許於孔子往者
大鷦鷯寧與鳬道推卽子讓帝位者三年太弟薨而
後踐祚可謂千古龜鑑矣惜哉雅卽子不避而就死
似狹抑勢有不得不然者邪燕噲以祖宗之社稷與
之於子之猶偷官物私臣妾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
其兄志則出愛事則亂倫動弗求義戾道則一也

臣婦第三

臣者專奉君者也婦者專奉夫者也之矣矢靡它者

也此故事君則闕奉於定省以獻其身奉夫則殺服
於父母以加舅姑然風習臣道以寬婦道以嚴蓋嚴
于別姓寬于娶女者周公之制也嚴于婦道寬于臣
道者非古之制也故司徒教官也周公猶置媒氏司
男女無夫家者而會之故管仲合獨之法周公之遺
制也非所謂霸術也是非律之豈無欲然哉保人
情之道不如此則弗通夫婦人一與人齊終身不改
禮之節也稱無夫家稱獨則可否有時之宜而存蓋
淫與亂者禮法之所屏不爾而啓行去就配偶可成
苟峻其義以待人則其說愈美而愈將多怨曠焉或

曰世難于其人者風化之衰也使天下皆義理如魯
秦則使夫人咏關雎賦行露此說非也德其孰盛於
堯舜周孔而堯之朝而有共工驩兜鯀三苗舜之家
而有頑父嚚母傲弟周公之討管蔡不化于周公之
德也孔氏之出事不率孔氏之教也國遠於家豈得
曰家人不化而國人可化哉然則彼或說峻其義以
強情也蓋周李義變為俠田光歿羸劉男子之俠
也宋共姬焚秋胡婦溺女子之俠也天君者臣之所
天夫者婦之所天然則臣婦之於君夫其道一也臣
之去就在義則婦之去就亦宜在義也弗可虧則通

之以衆劫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燕人伐齊劫王燭
公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是燭之言義不
受辱也夫君臣夫妻禮以合義以離而合何戾
王燭之義故晏平仲曰一心可以事百君二心不可
以事一人是之義也故再仕之臣可以死于君再醮
之婦可以死于夫教之所廣也昏姻之義周之道則
繫之以姓而弗別殺之以食而弗殊故雖百世昏姻
不通殷之道則以為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而祖
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絕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
於下故昏姻可通謹按古者姓氏同賜周語曰帝嘉

禹德賜姓曰姁氏曰有夏昨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
有呂衆仲對魯隱公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
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邑亦如之杜云建德以爲諸侯由其所以
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諸侯位卑不
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或爲諡因以爲族雖
然周之建國唯賜胡公滿姓嬀之外晉鄭魯衛皆繫
而弗別則分姓匪周焉故古之姓者以生氏者爲有
國土也故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有夏氏皆有國之
號也猶後世之曰周曰漢如胡公滿賜姓嬀命氏陳

亦一徵也古者黃帝姓姬而其子或同姓或異姓或
無姓而姓由所出而賜氏由昨土而賜則姓氏同有
之而賜之則有不賜則無如爵位然後世以之爲世
繫於是自其所出傳者爲姓故人之於姓猶木之
於幹以所別其後者爲氏故人之於氏猶木之於枝
轉環觀之本亦元所別而別亦所爲本姓亦猶氏
亦猶姓於是致姓氏相通焉於是姓氏之設古今名
同而事異也故以世繫言之堯之祁舜之姚夏之姁
殷周之子姁是時猶無後世氏族之氏皆骨肉之遠
兄弟與魯之曰臧曰孟曰季似矣故堯舜之日之氏

者猶後世之國號堯舜之日之姓者殆類周之氏族
然則周公之立制周已前別者為姓以通昏姻周已
後別者為族不以通昏虞夏同禘黃帝殷周同禘帝
嚳百世不通者終古之通義乎子姬不可以通昏矣
世遠則可以許乎殷制豈可謂之不異於禽獸哉夫
人服盡則親盡親盡則情不逮情不逮則喜不慶憂
不弔慶弔不接親猶仇矣同繫祖於黃帝子姬可通
則百世不昏者周道然也蓋古人損益於禮雖條理
一定而習俗事勢弗能無沿革也後世取法於周以
為極天無易果然乎舜天地之一罪人爾吾聞舜之

娶婦不合周公之制未知舜之獲罪於天地舜不獲
罪於天地則親絕之後昏可通矣噫昏雖百世不通
同姓之正而嚴也於娶女則以姪娣從不亦嚴于同
姓而疏于異姓乎丈夫不宜娶廢則女子亦不宜娶
姪娣妹可聚夫兄弟宜聚婦娣猶同行也姪者子
之行也豈得正於條理哉意周之開國以故習尚難
除而存之待後之損益者乎善讀周禮者而後知之
焉唯不知禮有損益同之于非聖人之言故今日親
絕通昏亦宜也將以周公責我曰姪娣相從非宜也
將曰禮者自聖人出聖人之制禮淵視古今制之中

一嚴一寬死張有所宜欲自勝上之非聖佛經若使
之可議孔子議之豈族女哉孔子周人也豈議周禮
哉孔子未得志乎制作則夏時殷輅周冕韶舞之外
盡循守周禮與否晉則未能知之也質之於條理措
之於人情而未得之宜陳力贊天地之化育宜陳
蕘之通言族後世之作著不宜有隱不宜以所不信
曲從獻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
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是一寬一嚴死
張有宜也豈在嫁娶百世不通姪娣從之哉故婦無
子去周之禮也非今之所宜夫臣之於君婦之於夫

以身奉之則臨變守節其定分也由義去就時之宜
也故霜肅露和天地有時觀元明之治從天歿者旌
表門閭故其跡比之相接蓋婦于父之道貞順可以
事夫不幸失偶須盡力事舅姑宜使舅姑意婦在子
猶生宜使舅姑不為鰥寡宜使撫育子女承祭祀不
宜使父母重憂慮作無益害有益德之賊也不幸上
無舅姑父母下無子女子宜灑掃墳墓奉祭祀久而
後已之謂能事地下之人婦之事夫吾聞以貞順未
聞以殉矣子曰過猶不及匹夫稱之猶可恨之況治
天下者而旌表之殺入之道也孟子曰可以死可以

無_レ死_二傷_一勇也故臣婦之殺身以凶暴不能守身也
古人有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重之與輕唯
義之從殺入殺身共非美事非美事故事出于不得
已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失義則同赴死如歸護
生全身從義則一也臣婦于死者勿失身於依勿存
生於苟免故殷受之亡倒戈以死者雖由受之暴虐
武之恩惠實殷臣之恥也唯無義以處空何用義為
為義至狹道之賊也

孔子第四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

木其壞乎哲人其萎子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
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
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
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
於兩階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肯之夜夢坐奠於
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殆將
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晉讀檀弓每嘆後儒之不分
曉此章蓋孔子嘗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又嘗言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

入也又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昔者太公釣渭上老
遇文王舍也藏于釣魚用也行于鷹揚與孔子之所
言符矣而孔子則不然當時諸侯之國何邦不危何
邦不亂何國用之何國有道然猶周流不已曰苟有
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望于世如此其栖
々爲佞者乎爲人見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
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
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接與其知孔子者與愛而危之
望卷而懷之孔子又曰賢者辟世當危亂諷辟世非
桀溺之意全非也是以孔子慨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群辨非辟人之士也吾非斯人之徒與又辨不辟人
也而誰與汝之辟世無與之者則斯辟人之在汝也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者孔子志在救時也荷篠丈人
意許行之徒而果隱者也非其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及止子路病出其子見之及至而不過子路曰不
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意是夜丈人諷孔子之求仕也故曰
必於不仕者無義也猶孟子無父無君之無也彼二
子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則此君臣出處之義如之何

其廢之爲欲潔身廢仕之道棄義亂大倫也故曰君
子之仕也行其義也然而觀接輿荷蕢沮溺及此丈
人之徒雖操守不同而皆一時之英皆遠危亂憂君
子之不遠別高舉歎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後人以
名信之不考其言行隨章生義不問彼此矛盾見議
聖人者一例非之非翅不識議夫子者終不識夫子
也佛肝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子路以夫子之所言怪
之夫子無明辨但言磨涅不磷緇不磷緇豈在義之
可否哉當是之時孔子有所困而感乎遂言吾豈匏
瓜哉焉能繫而不食何言之窮豈待善價之謂哉子

之欲往蓋求擇浮海之意激而戲也非其志矣故其
終不往以觀本志子路之言是也公山弗擾以費畔
召子欲往子路不悅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二子同畔夫子同欲往子路
同不欲而答不同者聘意不同也蓋弗擾之聘以周
室爲辭於是孔子感于諸侯之無志周室亦乘擇浮
海之意非必之々言故欲往者望爲東周其不往者
意同子路陽貨欲見孔子且不見季孫受女樂
孔子且去魯孔子何獨眷之夫二子覲然以穀乎無
道夫子之志可知矣蓋夫子生于衰周傷周道塗炭

王綱不振禮樂日喪僭偽年長上下相賊骨肉相關
故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之歎於是深欲
興周道於東周然周公弗可得東遷已來唯管仲能
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使諸侯知貴周屏僭故
曰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社矣管仲嘗與召忽同仕公子
糾欲立之不成及糾之殺召忽死之管仲不歿糾兄
也小白弟也召忽之節豈不愈管仲遠哉是田賜之
所疑也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諫也自經溝
瀆而莫之知也召忽之死當矣甚哉子之抑忽當是

之時雖非無戎狄之難而非有蒙古韃子之強向微
管仲豈至被髮左社哉其抑忽也是揚管亦甚抑揚
如此夫子之憤激可知也故孔子周流四方冀諸侯
之一匡天下興周道於東周而君臣安老者懷
少者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則非孔子之
所期也何以其微之蓋孔子至文王之德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孔子得志相諸侯豈不期至
德哉轍環天下身老于行曰道其不行矣夫又曰是
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鳳鳥不至河
不出圖吾已矣夫於是乎欲浮海欲居九夷方孔子

嘗使二三子各言其志其所言共政教禮樂之事而
孔子無所問然皆獨無彼二三子或知我之意由時
春氣和春服亦成思童冠相携優游風咏乎林泉蓋
櫪玉價不至忘沽之者乃阿衡樂有莘尚父安渭濱
之日之氣象也雖爲東周乎之權則似違而無道則
隱之常則有符矣蓋是孔子道不行之日點有從容
時行藏之言焉得不發夫子喟然之嘆哉夫魯者周
公之所邦周禮存魯故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
魯何適矣後終修詩書禮樂傳周公之曲於後世所
以與點乎夫神力耗衰將及常人猶有覺之者孔子

已衰蓋自覺將病且有感于坐奠之夢泰山梁木嘆
周魯之道往類壞矣哲人之萎嘆明王賢相不復作
矣鳳鳥不至之意也子貢聞以爲不祥遂趨而入夫
夢者妄也孔子恃夢哉蓋人情之感應聖凡一也夢
之吉凶豈無感于情耶果無感于情乎不夢見周公
亦何傷因衰謝而感於夢人情之所同然也夫學者
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人君養老於此以乞言禮
也雖天子而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醑冕而摠
于王制曰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學記曰大學之禮
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故兩其占曰明王

不興而天下孰舉斯禮尊宗於我所學是非此非必
久而殯於兩楹之間耳矣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
矣夫者嘆身不見盛世矣夫也明王不興而天下其
孰能宗予者傷其所學不行也夫人有遇有不過有
才有不才有時有義出處行藏不必同轍而行若直
以不仕爲無義亂大倫顏曾之謂何使太公武王不遇
文王之前則爲無義耶將爲獨善耶不通之論也孔
子蓋有求于興周道是所儻然如喪家之狗也非不
思接輿之徒之憂愛非不厭危亂之不可處唯恐
周道不能果於已斃而後休嗚呼雖終不得志於當

時後之迷作者皆取法於斯則功不在周公之下

喪葬第五

使天下多好人孰與使天下多罪人使禮易從孰與
使禮易犯蓋先王之制禮由人情而節文之考義理
而制之中者也其弊節文煩義理峻節文煩則易犯
義理峻則難從以難從之禮強于易犯之人所好人
寡而罪人多也曰寬曰易曰簡自古爲治久之要人
情之感應可疏而通之未可峻其義以強其所不能
焉夫喪者生者之所報歿者而親疏之序以之分慎
終追遠古人之所尤盡心也蓋人意智之察有榮辱

于議是以願其厚恥其薄是此說之所愈厚愈嚴也
雖是非之心慊此而若人情之不及何以子張之賢
尚跂而及之以是高世者少連大連孟獻子高子臯
之徒僅之可數以通千古僅可數之道為通諸天下
而行不亦難乎禮之設不宜使天下多罪人焉墨子
曰厚葬久喪非古也厚葬固非古也故唐太宗詔曰
仲尼孝子也防墓不墳延陵慈父也贏博可隱考妣
之喪三年者出葬典說命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由而來者久矣以晉觀之喪之久也非害其
嚴將多罪而葬之過厚所遺害也夫人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孰無三年之愛于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斯喪之所三年也雖然通天下之所不及君子弗強之憂服在身日月稍徂業可漸孰內可漸弛宴不坐處不與優游于慨然廓爾之中而後可以通焉蓋天下之通態賢少不肖多雖法以嚴外情弗勝於內反將啓醜路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轉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猶如可行然猶至分尊卑今欲通喪於天下業不孰內不弛醜豈關轂而已哉故雖志士可之行而通之天下則難矣周之後喪禮之不行者不獨風俗之澆焉

煩苛使然也故可使厚者俯就薄者跂及則不如以
坦通天下之無害也不如悶醜路於易從之少累
也且三年之喪斬衰于父齊衰于母方喪于君心喪
于師其他親之於嫡婦之於夫承重之於祖三年者
若于自期至緦麻愈降愈多夫喪者以義引情於不
足者也故方喪于君心喪于師亦義也婦之加隆於
舅姑亦義也而子之殺母於父在親之殺女於已嫁
亦義也非情是以父母三年之喪雖發中情其引不
及則義也何者情者不待教不待勉欲已而不能者
也夫父母之育子雖暴不仁亦不須勉強而能之子

之喪父母雖至厚而未嘗敢不勉夫義之於情或裁
之於有餘或引之於不足情之所感有餘於子而不
足於親有餘於男女而不足於君臣意之所辨安于
厚於親而薄於子安于厚於君臣而薄於男女故三
年之喪者哀別慎終情意之不可已者也唯其義煩
而其節苦矣蓋人之情不久者能久者不堪故如水
漿三日不入於口杖而后能起則雖哀之節也非難
矣如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堂之中不與人坐焉
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保三年之久則
雖情之隱也人所不易能也三年猶未也不幸重喪

積將幾年夫喪者每節而退憂服在身日月稍徂業
可漸執內可漸弛宴不坐慶不與父母之外三年者
不愈寬則情義愈不適是以君親之外宜以情義裁
制從其宜三父八母祖先子孫師弟姑婚母妻之
黨兄弟之屬不幸者將終身不脫喪服終身不脫喪
服將多廢事雖厚而非可行矣若有往者裁制之道
情義當適宜而後伸優游於憂患間憂樂之情將適
其中夫慎終追遠固重治國家奉祖先亦重故天子
至庶人業不可廢古之人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
宰三年嗚呼世常君有託孤之監臣有寄命之德則

美也然君有賢愚臣有忠姦苟自非轉造化之機雖
聖者弗能保之於後來以姦據國柄於三年之久
假而不反皮乎殆哉國祚轉薄宗廟將危安在爲
孝焉總己聽於冢宰其冢宰則先君之臣也而先君
有賢有不肖有幼有老後嗣有賢有不肖有幼不幸
遇君弱臣姦禍將始此彼將曰君弱臣姦世自亂焉
何在聽於冢宰之非雖然事出於慮之所不及者天
也如之何失在慮中何不盡心是故爲萬世立法者
須以濟屯蹇爲法不須以處賢君臣賢子孫爲主故
君子業廢則姦凶窺隙小人業廢則老幼將困是以

晉則冀天下以易從難犯之禮與人同爲善不以高
行潔名爲通天下之道弛意智之所辨從精空之所
適宜而不害情而不荒措諸天地莫所不通意智之
所欣賞雖美而自非苦節激勵之士不保無蹉跌夫
哀則修哀喜則修喜飲則修飲食則修食禮之所防
未然也修爲入之不可及是之過是而爲害也仁者
弊愛學者弊偏義者弊依禮者弊煩可不敢言哉今
晉敢言于入之所憚言知衆之謹責晉不辭受責
使責晉者不踐晉之所言彼焉保哉假修飾外無羞
于省私哉是晉之所言而不自顧也蓋古者有名無

字人生則不能無名者父之所命冠而字之人貴
父之所命呼字易名是避名於生前也周之禮也周
公作謚易名者君父自稱者死而謚之卒哭乃諱
而後世奉之是諱名於沒後也祭義曰文王之祭也
稱諱如見親若信此言制謚在殷代歟抑傳者誤之
歟蓋謚法有堯舜禹湯桀紂等之稱可由堯舜禹
湯桀紂而設之蓋湯名爲履爲天乙則紂爲三名
紂名爲辛爲受則又有三名臯陶爲庭堅則有二名
之類有焉受紂蓋由音相近也受已見泰誓則非謚
則矣辛由殷人以十千爲名之例則名也湯蔡沈以

為號未得其微不能全信庭堅杜預以為臯陶之字冠字从謚周道也則是古人有數名者爾謚者所表其德行出於己名生於人而妍媸不揜矣所以誘後世於德也秦始除謚曰太古有號毋謚中古有號久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取焉噫身行無道欲傳之無窮者愚也非臣子議君父者當矣夫子請謚於君而美惡出於君則子當奉之臣之事君生也當竭力盡志不宣為社稷民人面從以有隱也沒也宜補其過揚其美而後臣子之心正始安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謚

成君父之惡者也衛孔圉之行孔子猶不問謂之文則孔子之意可知也夫臣子於父豈忍于自于他朝夕口於君父之醜名哉雖謂之公議也非所以訓臣子也秦始之弗取義似長矣本邦中古以來奉謚以美稱而準其德雄畧武烈得其跡於彷彿足以長為國典矣且人之行或相同或相千萬若同則父子同謚乎千萬則豈數百十之間哉故古生亦堯也舜也禹亦堯也舜也於周則生則昌也發也沒則文也武也而其諱名不嚴且死生不同禮經可考後世則不然不問生前沒後之別嫌諱二諱詩書諱臨

文諱廟中諱內諱々此而不已至父名樂乃終身絕
酒父名岳沒身不聞樂比之於過而舉君之諱則起
與君之諱同則稱字則刻哉後世無名諱之辨名諱
雖一而其設固別諱對謚歿者之事也名對字生者
之事也此故不稱字而稱名之爲無禮猶對孔子呼
丘對伯魚呼鯉是也是以春秋書陳侯干而不諱襄
公之午書同盟而不諱莊公之同舉諱之爲失禮猶
對伯魚稱丘垤丘壑對子思稱鯉鯉鯢鯢是也難者
周禘太祖詩也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
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

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公以皇考爲文王以烈考爲武
王則成王之詩也朱子竝列考皇考爲文王則武王
之詩也諱者不觸爲禮也武王而言昌非廟中不諱
之義按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
則不諱王父母此武王崩而成王不逮事之也不逮
事故不諱也武王末受命必是成王成王者也檀弓
曰卒哭而諱又曰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官曰
舍故而諱新舍故便不諱王父母也宋陳澧註戴禮
以之爲庶人之禮噫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陳澧
誤也今不辨名與諱唯嚴之務非古也蓋生者送成

者以思慕之無窮臨哀痛之切財貨何惜厚葬慰意
雖然以無窮思慕用有限生產不可無所節矣葬禮
之重蓋自周墨子說後儒者過矯加以奢靡之風空
地上克地下發丘摸金公行乎世死而不受戮者幾
希厚葬之非禮之弊至此而極慘哉冀後世作者使
天下易從事於禮得優游於憂患之中悽愴嚴肅之
中正有一團之和氣矣

利害第六

大矣哉舜之爲德被袵衣鼓琴正南面垂拱而天下
治焉何以其然於書有之曰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

目達四聰蓋常人之智取聰明於己君子之智取聰
明於人取聰明於己者與人關聰明取聰明於人者
用人之聰明與人關聰明故各張其是非於是討人
之短以害其長華已之是而蔽其非用人之聰明者
不以短害長不以是蔽非天下之聰明歸矣人雖聰
明處舟不若舟子處車不若御者故鄉之得失鄉議
市之得失市議問漁於水問獵於山議定而用長者
所動而不獲罪也人雖聰明而一人之耳目有所盡
以所盡者欲馭無窮者用聰明者之非也唯不用聰
明是以莫不聰明焉孔子雖聖而不獲其位不過與

門弟子講禮譚道終取詩書易春秋修傳之後世而
已自是而後天下之譚士接踵技能無所施各提是
非而相攻所以儒墨刑名之分也是以雖孔子而勢
不得不與諸子為伍蓋天下之譚士共張是非爭其
得失非無得失矣或非治之急也夫天地者大也容
而不擾以成物百家提我之一是非而攻他之一是
非於是喜同怒異護此訐彼憂喜在其黨而不在通
情矣唯其是足以為榮其非足以為辱是王者之是
非也其善可以安人其惡可以賊人是王者之善惡
也修善謂之仁修是謂之義仁者能安人義者能裁

宜夫天下何好利天下何惡害利之則樂而安
害之則苦而危故馭衆者博利之者驅害之除而
利興天下何危之不安故善莫大於利人惡莫慘於
害人舍利而施善謂之徒善無害而唯非謂之徒非
宥人之徒非而播濟衆之利其善不徒天地之德也
孟子見梁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王曰
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
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蓋當周之時以道率弟
子者莫盛於孔墨迄孟子時天下之譚道者孔墨之

徒爲憾而孟子守孔而闢楊墨楊子姑置之若墨子其害猶存其術專在兼愛交利孟子者與墨抗衡者也故於愛利極力闢之闢其愛曰二本無父豈保勸王之非二本無君哉闢其利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自是而後義利之辨嚴也義以正己利以箴身不亦善乎聖人復起立身如此而已學者眩此忘言利利己而道亦瘁矣孔子曰道不遠人々之爲道遠人不可以爲道人之所好莫若利焉舍利道入何以得之君子利德小人利私君子之利者廣矣大矣久矣此故君子者以義爲利小人者以利爲利是故君子

而後能利小人唯害之爲豈爲利哉禮運曰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不遺親不後君而後君親利矣天下豈有以國危君弑爲利者哉此故行仁義者大以利國小以利身蓋孟子取仁義之是者與利之非者而言苟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今取義之是者與利之非者而比之奚翅利非利有非利之利猶義有非義之義苟其非則利與仁義不可用一也苟其是則利豈可廢哉利義辨嚴而學者忘之是所道之愈峻愈不行也好色好財皆足蓄身苟與百姓同於王亦不難云何獨

利之不可施哉是急于攻墨勸王而不能自護也縉
紳將唯義之從故口及利害其色赧然將義之從志
士之所執孰獨不然夫義無定體取舍予奪有所宜
而存雖賢者賞則富貴罰則殘害是故財者天下之
至用自家至國以之為用欲發無廩粟雖有仁者不
能賑民欲養無衣食雖有孝子何以盡志故古人不
廢德於勤儉勤則財生儉則用足唯小人則從事於
忍吝故能積之而不能散唯利之貪君子則用于通
用故易貪之而不戚之非潔貪也故非利之可嫉有
得失于從事故擇是非不可獨外利害也若夫兩軍

相對于茲用正則危宗廟社稷宗族臣子用奇則安
之於是雖孔子不能不好謀好謀有隱忍義否正譎
之所成也故取仁義之美斥利之所醜則孟子之所
言是也舉利之美言之孟子言病焉夫人之性以好
惡而運用好惡之際利害之事切也苟無利害好惡
者于人則善惡何立勸懲何行仁義道德何用之故
利害者好惡之弗可已者仁義之所由成也今說仁
義而舍所為仁義者徒善徒是焉耳矣傳曰人情者
聖王之田也舍田說農不可以為用故衆利而未知
方矣尚保其國是非徒設而其民瘁焉安有其民故

馭衆之務在利人利人者足之教之足也利外教也
利內人利則安焉安則驩焉未有衆驩而犯之者未
有上利下下奉上也禮義失者也夫矣哉利之爲用
豈可厭哉自用而遺人自是而外人其道縱美縱高
譚士之義也非王者之道也唯彼小人觀身而不觀
人孳々汲汲自利之務自利則勢不得不害人暴下
犯上如甲碍乙出乎爾者反乎爾身賊國危利之不
利者也是孟子之所箴可不深省哉利衆者君子之
心自利者小人之私惡小人之所爲而棄天下之所
安墨子不服

殺活第七

按身而痛推之以知人之不欲痛推諸物以知物亦
不欲之痛尚弗欲況於乎以物我之所不欲者欲齊
物我難矣商鞅秦始試之於前身裂國亡其徵不誤
噉々故生者天地之大德好生者天下之大德此故
古先聖王治專在以禮教化人不欲以刑齊人以禮
教人則其失禮足以取辱以刑律人則其犯刑足以
致死故刑法能殺其犯者禮制能辱其失者故王者
竝用之而刑則措焉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
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之謂也夫

民命者至重而殺者醜事也故周禮小司寇之爲職聽獄訟求之民情求而已復之猶議親之辟議故之辟議賢之辟議能之辟議功之辟議貴之辟議勤之辟議實之辟而猶三刺又有司刺以三刺三宥三赦之法贊司寇壹刺訊群臣再刺訊群吏三刺訊萬民壹宥不識再宥過失三宥遺忘壹赦幼弱再赦老旄三赦憊愚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不服之罪然後刑殺然猶主有司告之君曰宥之三傳者曰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戮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以卯之爲聞人疑而問之孔子曰心逆而險

行僻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煩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是亦申商之流之造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少正卯之行雖不善而未有見罪以子貢之達未知其罪之所在況其他乎焉在國人殺之以夫子觀漢高其不及遠矣然猶其爲法殺久者而必千古稱其美嗚呼子爲政焉用殺唐太宗留意於此趙宋立法於不殺臣所卓出後代也世之責梁武者曰易牲以斲臨刑不忍易牲以類恩及禽獸也臨刑不忍大禹之心也梁武之失天下豈在茲哉諺曰嫉僧及袈裟

有之夫不忍者君子之心也敢于不忍君子之果也
其不得已者也故刑殺之道非協和之術欲生無生
路飲泣處死周公之意也仲尼奚負之君子之用刑
當使生者服死者無憾不於此而甘心于殺天地之
罪人也我聞好生者而獲衆驩未聞嗜殺而獲衆驩
者治者美事也殺者醜事也然而不可相廢與殺其
不辜寧失不經聖訓存焉伍胥一匹夫楚子失刑而
楚國墟矣豈可不慎哉蓋德相報讐相復人之情也
傳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遊之
讐不同國是其大旨也雖然其間亦不可不講焉公

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韓愈曰不受誅者罪
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
是不知道者言也如伍胥當耶伍胥豪傑也見殺所
奉之君與父兄怨徹骨入髓以為如日暮途遠倒行
逆施何暇問步之正非竟覆楚國之宗社鞭平王之
屍直情快意噫人有尊君與父也平王雖暴父于建
而君子奢雖怨入骨髓如名分何況宗廟社稷乎其
欲報怨豈不有費無忌屍在哉在肯
雄畧天皇殺忍齒皇子馬槽之及
顯宗天皇即位怨之將毀其陵

意祁命。帝兄也。自請行除陵傍土一抔。反命曰。雄畧雖可怨也。而從父于陛下。天子于天下。若快意何。以示後焉。今已毀之。此辱足以遺後世。可謂以禮制心矣。故晉於伍胥哀其志。惜其直情。晉王褒痛父之歿。三微七辟而不起身。終不向晉而坐。可謂從容處變矣。史記敘禹曰。舜巡狩視鰥之治水。無狀乃殛。鰥於羽山。以殛。舉子禹而使繼其業。禹傷先人受誅。勞身焦思。以告成功。於是舜薦禹為嗣。晉讀之疑禹者久矣。今悟史遷誤解殛字。謹考舜典曰。殛鰥於羽山。洪範曰。鰥則殛。禹則嗣。興祭法曰。鰥鄣鳴水而

殛。禹能脩鰥之功。皆似以殛為殺者。蓋伯夷叔齊辟周而餓于首陽。而殛于首陽。遂言之餓。鰥亦殛于羽山。而殛于羽山。而已。孔蔡註書。共不為殛大戴禮曰。殛鰥於禹山。以變東夷。左氏曰。舜臣堯。流四凶。屬以禦魑魅。竹書紀年曰。黜崇伯鰥。雖說不一。而殛非殺可徵矣。禹者孔子之所不問。然殛果歟乎。舜縱無私而殺鰥為鰥之子。若豈得驕然于舜哉。縱不驕。負逐海濱。而豈勝為之驅馳哉。縱為之驅馳。而豈忍受之讓哉。若攀援殺之。父者以興身。則不及王褒遠矣。周禮有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

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讐辟諸
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
國君之讐祇父師長之讐祇兄弟主友之讐祇從父
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
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之
則必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
之蓋殺人者當死雖然於殺入中審之有義有不義
有過殺人不義者服法非調人所與殺入而義與過
調人之所和也過者辟之於遠義者使不同國然則
除義無殺入之道鄭游販將歸晉遭逆妻者奪之以

館于邑其夫攻殺之以其妻行子展為政求亡妻者
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猶有周禮之道
意義以立法由義從法禮之所行也禮法以處怨讐
君子之所不踰制也唯讐而上不以法處之下求不
之得是怨憤無所洩矣而身深任其責當然而後已
者也後世此義不講處讐者無所取裁於是彼復此
報無已秦漢以下禮廢律興唐天后之時有同州下
邽人徐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其子元慶卒能手刃
父讐束身歸罪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請編之
於令永為國典柳子厚駁曰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

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
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
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
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
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
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定
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
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
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
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

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
慮以衝讐人胷介然自克卽以無憾是守禮而行義
也執事者宜有勲色將謝之不服而又何誅焉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歟
吏也是歟於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
公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
又何旌焉且其義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相讐
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讐者蓋以寬
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
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

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久而
義者令勿讐之則必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又安
得親相讐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
也父受誅子復讐此推刃之道復讐不除害今若取
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讐孝也不
受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
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讐者
哉議者反以為戮讐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
下臣議附于今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夫殺活者王者之威柄禮義之關係民之所勸懲治

欣欣驩焉未敢覺其非者唯在避水火耳矣故宋祖
陳橋之變殷湯攻亳之師雖其德弗同而事則一也
而謂之殷湯則頡謂之宗祖則議噫以下換上蒼天
下之定非詎須多辨唯於非中察仁暴則新莽魏丕
之意可嫉而殷湯宋祖之情可憫矣鄭莊負友於弟
李陵失節於漢比諸太伯之高蹈蘇武之苦節天壤
不啻雖然置身於其地考其勢則其情亦可憫焉鄭
莊以武姜之頑醫逢叔段之跋扈不誨弟之非乎虞
舜未能化驕象不諫母之非乎伯奇未能回母之志
奚不欲全水魚之親無謀于社鼠以殺見稱其志鄭

莊豈不欲飲哉李陵驅之於絕漠之地厄之於無援之隘不備于空拳之勇欠一死之責處至假抱曹沫償敗之志豈忍王褒背晉之痛哉雖與衛律並用而李緒為兵之謀不為也彼豈甘羶酪而忘棄梓哉怨望憤激望絕於漢耳其使不死者終不死不還者終不還者是孰與孰察其勢與情悵乎自失故勢與情不並行理與行有時及夫通塞窮達之勢悅怒和展之情聖凡利鈍皆遊于此中故行事之美醜不參觀之於勢情則論說雖正褒貶雖當而未能使其人中心感悅以服其罪矣晉豈好殺但至持衡於天地則

亂此由後之君子人者畧之而不考於古為闕典大也子厚之議太明矣不畧而載之且婦人淫去禮也今也殺之官亦不問蓋戰國之餘習未除也

觀察第八

勢不可弗知也情不可弗察也觀其勢而察其情而後以禮義處之未能觀其勢察其情直舉禮法義理尚之於人雖美猶斷岸絕壁蓋人之為道將以人治人、之為道而使人不可及雖美奚為觀勢者智也察情者恕也夫理者天下之衡也不可以久曲直勢者天下之態也不可以賢愚有異而勢與情亦不必

竝行理與行不能必一於是以致于勢者責情之所
本以成于行者尤之於理之所當是所是非之不適
而人情之不伸也殷湯周武下而討上說者猶謂是
理是道其君也非君其下也非下蓋天下莫貴於君
父雖不善乎生我者不能不父雖不善乎有我者不
能不君苟道之有無可以易之謂之市道亦可也蓋
暴虐者衆之所厭而棄仁惠者世之所慕而奉厭廢
排斥之勢成慕奉戴之勢成勢已成矣故前者牽
轅後者推轂民之望之如旱霓使我不得不行醜其
人之不幸也慕奉者陟厭棄者廢主換代革而猶衆

不惜于彼不廢于此夫觀勢而察情者情莫所遁情
莫所遁而邪正之所本自照於是正諸禮義律諸法
制孰不感服蓋正人之道無寬則人服寬則焉服寬
不寬之間情屈伸矣孔子謂曾子曰參乎我道一以
貫之曾子唯門人問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夫貫道者德也列德者道也蓋自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內而父兄男女外而君臣長幼冠昏喪祭之儀
尊卑親疏之等宮室衣冠之制玉帛鐘鼓進退揖讓
列之則各道也貫之者則一德也故老萊子之奉親
著五色斑斕之衣弄雛於親側若以斯道事君則諛

也汲黯之事君以嚴見、悍帝之望黯不冠必避之、惟
中若以斯道事親則嚴也、傳曰事親有隱而無犯、無
方服勤事君有犯而無隱、有方服勤事師無犯而無
隱、無方服勤是道之有各所宜也、故有言曰忠臣求
於孝子之門、是以公行敬於賓主者、能盡愛於妻帑
以戰兢持身者、能蹈白刃就湯火是德之所不二也
及門人問其一、曾子以忠恕解而已也、若盡而無他
之辭也、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以身體之也、以身體
之者、以身處其地、以己度其情矣、所謂以人之心為
心也、道者學以知之、禮以行之、其事雖博、約之則一

於此也、陶靖節為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曰、此亦人
子也、可善遇之、實有德之言也、乎是之謂恕人其孰
不知人之為人、之子若知之、則宜以親之心遇之、不
能以親之心遇之、則未能以其身處其地也、今夫女
子雖不學養子而嫁、而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治
天下國家者、視民為此亦人子也、庶民豈不母慕之
哉、已母慕之、雖未至道、何失為子產焉、詩曰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雖未學道、苟以此心求之、則豈負仁人
之心哉、遇人之自觀場、還晉問優人何為、曰淫奔竊
盜、曰淫之與竊、皆可嫉矣、人之所同然也、不知其方

軾軻伶俜感憤忼慨之時好惡如何客憮然問之曰
異哉觀物之情愛憎換思其方感人憤々然難爲情
如有信如有義咨嗟呻吟々々乎念入邪路雖見負
舐犢忘倚門絕嚴師友棄故賢妻欺人誑人但覺出
于進退不得已但覺他之擾事不啻我獨然滿場同
然不知是何心哉曰是無他內之也內之則淫醜忘
臭外之則藥石厭苦若留思於此則知所以觀亡觀
人其爲非者愚者也不體愚則焉知愚者之情責非
者明者也以明者之所見責愚者之所爲雖善而苦
不及何猶越人怒胡人之不能舟尚食責野媼之不

能烹於是乎可求諸情豈專責諸是非哉故事上者
莫切於以上之心爲心使下者莫切於以下之心爲
心賢愚利鈍皆以此推之是以人皆讀史同憾彼拒
諫者憾拒諫者實是也憾拒諫者果能納諫乎吾求
能之知也處身於其地察其情世之所謂拒諫者豈
自以拒諫哉是自執一是非聽佞之一是非於是舉
我所是者辨彼所是者得失已分權衡已定而後遂
爲拒諫者此故欲不得拒諫之名者須不張我是非
虛心以容言若己有之是之謂取於人以為善失之
則訑々距人於千里也觀其勢察其情而後諭以禮

義御以榮辱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或曰勢則觀之情則察之如之而已與勢者可觀也難如之何然有力者善回之情者可察也難律諸是非然有德者能保之曰如之則處人也自處如何以道御情以操處勢

望修第九

馭衆者不望是於衆心而圖疏情於通態不絕非於衆心而思保慾於通感天下之情疏天下之慾保而後天下之驩得矣天下之情塞天下之慾潰而後天下之怨積焉獲衆在茲失衆在茲是非者各好尚也

出于意智之分辨焉非人情之感應矣故爭是非者非謂其是非不當或非悅怨之急以非悅怨之急終為寇讐之思於是鬪是非賊彼人之子非所以天地之容物焉娼妓俳優業不正者也漁獵釣弋業不仁者也而亦終弗可廢矣於是娼妓俳優得君子于娼妓俳優中漁獵釣弋得君子于漁獵釣弋中抑天地之所益育萬物邪鑿井膏屋立身於危販繒鬻牛射利於肆不易其地而為君子教之所廣也馭衆者之道也非獨馭衆之道然處世者不以此心處人則終致鬭爭此故父母于天地養赤子者不以我所不是

者置諸愛外故使擇子修身於擇中君子于擇中使
道士修身於道中君子于道中而孝悌忠信禮義廉
恥自可行其中推之千方不得從衆悖慢爲害天下
之所害也我捨人拾謂之天下之所害則未矣且人
有德有才之德兼備者莫尚焉必不世出其他才德
必不茲有故觀其德察其才觀其才察其德必有不
揜矣唯才則才之用德則德之親苟不責備於人易
大傳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
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

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
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至哉言也易親衆之所歸
驩也又曰悅以先民忘其勞以悅犯難民忘其死
故衆驩則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其設在禮義其得在
易簡噫爲道失衆驩謂之何後世不以此心讀經以
是非病人情道之所昧也苟知通意智之蔽悟疏情
慾之感應以予馭福以奪馭貧不枝不求替之聖績
則禮樂可作揖讓可復異端小道風習俗態可疏而
通可修而用故漉之煮之大洋之怒濤可和飲食鑿
之引之懸崖之奔水可灌稻稼依山爲城依壑爲池

獲雞司晨狗守盜砒之毒螫之螫苟適皆為其用
用而不中則宮室輿馬之可安身穀肉酒漿之可養
生父子之可親夫婦之可思起為害非物之長短
用者之工拙也若以各好尚欲馭眾以君子之所能
望諸眾人我恐得諸議論而失諸治績唯以望眾者
自處故忘是非之所榮辱趨情慾之感應以修身者
望眾故尤是非於職責感應於意智若以求諸臣
子以憾諸父不執柯以伐柯悲夫故自修者不以眾
自處決然高立篤學深思博問謹行禮以為室義以
為路不為聲利動心不為夷險改操豈屑被利害安

危哉苟不如斯奚足以為士焉

取語畢

源立乎叢立乎壠同未得其坦ト而履者也故
 仰キ見ニ命ニ俯ニ旁ニ碍ニ觀ニ事物ノ之レ紛ニ若ハ焉ハ無レ之レ有ニ之レ空
 之レ假ニ之物ノ之レ理ニ之神ニ之人ノ之レ影ニ像ニ焉ハ窺ニ窺ニ焉ハ支
 離ニ焉ハ荒唐ニ焉ハ先生困ニ茲ニ于レ淳ニ于レ濠ニ于レ叢ニ于レ壠ニ求
 而レ弗レ得ニ故ニ為ニ之レ短ニ齒ニ為ニ之レ豁ニ既ニ而レ知ニ會ニ易ニ之レ為ニ
 一ニ之レ多ニ他ニ之レ為ニ氣ニ物ニ合ニ之レ條ニ理ニ粲ニ然ニ分ニ之レ罅ニ縫ニ
 沒ニ跡ニ遂ニ役ニ筆ニ硯ニ爰ニ以ニ州ニ玄ニ彼ニ東ニ西ニ幹ニ旋ニ去ニ秋ニ輪ニ
 轉ニ畫ニ長ニ寒ニ熱ニ日ニ月ニ山ニ川ニ江ニ海ニ之レ吐ニ納ニ潮ニ以ニ虛ニ廓ニ

之聚散雲雨之命之機鬼神之蹟之人之殊禍
福之攻心性之運用死生之變化草木鳥獸菌
蟲彘豕混然之不可分者粲然而不可亂也若
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而親其取治而通則夷兮
希兮捨之則髣髴在乎取之則洪蕩無垠焉既
戾天魚躍于淵大不可為外小不可為內苟可
獲而端倪矣於是親舉合卦爻含帛中地教義
之間無片言隻句以詔古人言新而事廣辭約

而意微口之若欲辣目之若望洋故聽以爲兄
別者翻讀以古訓詁者泥不得其言而能其意
者嘆焉排焉驚焉怪焉欠而闕之雖然已立之
也已居之也寧固焉者哉欲辣及未知其服之
其教望洋洋山位一葦杭之而終知曩呼者之
典見呼者共在諄在諄在叢在叢僅容身而憩
者未攬攘於坦之中一者條理也條理之
於天地猶錦之於絛緯錦之在機雖華亦鬱郁

鸞鳳翔舞波湧電掣榮爛乎奪目知一鍾一鐸
井有取由而末知一鍾一鐸井有取由而
末故雖華亦鬱郁鸞鳳翔舞波湧電掣巧婦之
意面無取得而適以知先生所發爲之短蓬爲
之豁又由典籍尋釋論辨著贅語十餘第言聲
于天地舍易中于身生死生終于美惡之人中
論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敢該世之所能弊又不可
不誦讀恕曰往者與吾友子榮同載酒於梅園

嗚呼子祭溫良篤實而純務于學矣致以惜
曰汲以窮年及長于經于史于歷黽勉之鐸
深服先生之學率天不假之年不見其優入古
人之域僅過弱冠奄為異物子祭姓失野名直
一字雖愚嘗將跋三語才起艸而身已不起吾
悲其人若斯典艸本偕朽為拾於朱墨模糊之
間以索其志吾後進也復何言明和丁亥南至
日弓崎恕謹識

